

山堂先生羣書考索

四十一

山堂先生意書考索卷之四十一

山堂書目講序 如愚

八。兵制門
州兵



三代盛時井田之法滿天下皆兵也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為伍兩卒旅師軍為兵者皆吾平居之民為將者皆吾平居之吏也至秦用商鞅開阡陌而井田之法廢迫

始皇并天下列為三十六郡置材官

漢列郡王國侯國三者其兵不殊郡有都尉佐太守典武職甲卒其在王國則以內史比郡守中尉比都尉侯國亦有相秩比天子令長漢官義曰

高祖命天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負數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

光武以幽冀兵克定天下始於黎陽立營鎮兵騎常十人以謂者鑒之魏黎陽兵建武六年徵罷郡國都尉兼太守無都試之役罷志。明年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假吏悉還民伍帝紀

唐制高祖武德初始置軍府併關中為十二道以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

太宗正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關中道置府一百七十二河南道置府凡六十二河東道置府百二十九河北道置府十四山南道置府凡十隴右道置府二十九淮南道置府凡六江南道置府凡二劔南道置府凡十嶺南道置府凡三右十道凡置府五百六十四皆有名號而關中府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一守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為團二有校尉五十人為隊二有正十人為火二有長

置禁軍每歲蒐汰著之令甲私役有禁教閱有班諸州所募者曰本城廂軍一軍有分隸數州或一州兼屯數軍惣諸州騎兵之額四十有八步兵之額百八十有三是為鎮兵縣又有土軍廂禁二軍二在州縣本在京師亦殿司侍衛司之兵也然其所生長知有州縣不知有殿侍司殿侍司亦不復稽考州縣之兵也名曰內屬其實外軍

州縣兵禁軍廂軍因鑿前代之弊收濬鎮之權天下精兵悉選而萃之京師州郡所存率皆疲弱此強幹弱枝之道也趙普議見上循習已久外備不修諸郡毀城墮收兵甲者皆是書生領州大郡給十人小郡給五人以充常役名曰長吏實同於人名曰郡城湯若平地滁州守禦代以白直淮陽重鎮與滁無異去揚而黃復不及滁王元之所言蓋咸平之三年也即三郡推之他可知矣

二年二高僞言

之初十分天下有其七

一家議者乃合江淮諸郡毀城隍徹武備者二十餘年書生領州大郡給十人小郡給五人以充常役號曰長吏實同於人名為郡城湯若平地城比在滁州值發兵轉漕關地无人守禦止以白直代主關閉及徙淮陽稱為重鎮乃與滁州无異今黃州城池器甲復不及滁揚乃一切廢何以技措望令江淮等郡許置本城守提軍士三二百人

自是以來稍二修直陝西之保毅置於國之四年四年詔陝西民家出一丁號保毅軍給資糧與正兵分戍吳倩與運使主其事凡得六万八千餘人其公邊先選中者亦升為禁軍號保捷

公邊之振武置於景德之元年

元年陝西運使言西面公邊諸州於保毅之軍內簡集成振武軍四十指揮自立北軍邊聲頗振戎不敢寇

然猶未盛也國之初西戎阻命始募民兵以補軍籍陞諸州廂軍以充禁旅既增保捷又置宣毅比及三年又置保毅內外

禁軍四十餘萬通三朝兵八九十萬而鄉軍廂軍不與
而後兵大備矣。張方平言初議刺民兵論其害今日果然初議刺民兵朝兵不及十五萬初議刺民兵朝不過四十
萬祥符已後稍二消伏向因西戎阻命始籍民兵俄黥以補
軍籍陞諸州廂軍以充禁旅陝西河北東京東西增置保捷
一百八十五指揮九內外增置軍約四十一餘萬人通三
朝兵八九十萬其廂軍鄉軍義軍不在此數

自時歿後隨減隨補治平初元刺陝西義勇十五餘萬
治平之兵百六萬二千禁旅步騎六十六萬三千校慶曆之
籍減紀十萬校慶曆之籍增至七十萬二千
至慶曆廂軍很多自騎射至平城其名二十二其為兵九二
十餘萬而廂軍益眾矣。二年樞密院言諸路廂軍名額很多
自騎射至平城其名二十二總天下廂兵馬步指揮九八百
四十為兵九十二萬餘人

古者凡國之役皆謂於民有天下悉役廂軍凡役作營繕民
無與焉故俗儉戰衛者謂之禁軍給徒役者謂之廂軍皆總於侍
衛司而兵部掌其政令

兵志國朝以儉戰衛為禁軍以給徒役為廂軍各隸其州之
本城內總於侍衛而兵部掌其政令又以廂軍教閱者如驍
廂禁軍後以為下禁軍二年詔以禁軍分五都法以檢
治廂軍二年詔以禁軍分五都法以檢
後凡國之役皆謂之民故民以勞弊有天下悉役廂軍凡
役作工徒營繕民無與焉故民力全固永平百年

之出取廂軍之壯而教之謂之廂軍留之在城免其難
役並加教閱一字於軍額之上曰雄武曰武壯曰靜江曰崇節
曰保節皆廂禁軍也
元年選少壯廂軍留任城以修後二年樞密言廂軍近以教
閱武藝仍改軍額淮南曰壯武江甯曰雄武荆湖曰靜江兩
浙曰崇節福建曰保節並加教閱一字於軍額一役之
是則廂軍以役替軍不役而役之難者廂禁軍亦免之今之禁

軍送迎出入皆休寓直與廂軍無異夫兵者不可役二者不能
兵一人之身百工所為備勢不可也熙寧以役禁軍之制蓋亦李
而行之可乎

熙寧中私役禁軍雖經郊叙後亦不與親民差遣蘇軾文

綱論京師兵綱論有言藝祖養兵二十二萬京師十萬餘諸道
十萬餘使京師足以制諸道諸道足以當京師故內外相制無
偏重之患。元豐五年綱論云云

而張洎之言於綱論亦曰今天下甲卒數十萬衆戰馬數十萬
匹卒在京師。太宗語及此兵利害張洎言國家以大梁為天
下之樞故定都焉今天下甲卒綱論云云

其本固兵強未有盛於我朝也我綱論加意軍政其練之也精
其御之也嚴或大關西郊

建隆二年大關西郊上日晉漢衛兵數十萬然可用者寡朕
親校其擊刺騎射之藝悉為精銳。習教朱明池

助德元年鑿池朱明門外選卒號水虎提習戰池中

武關兵講武殿

綱論二年上御講武殿閱諸道兵得萬餘人屬侍衛

其練兵之精如此武雄肆掠百卒竟誅

乾德中籍諸道驍勇兵送關下太祖團結為武雄軍凡百餘
人白日掠人妻女於城下帝怒捕戮之

川班妄訴全軍俱發

乾德中收蜀精兵置川班殿直濠給與御衣直弄開寶四年
太祖以御龍直區從郊祀時命增給而川班殿直不得如例
擊鼓綱論訴帝怒曰朕之所與即為恩澤焉有例哉命斬妄訴
遂廢其班

雲捷軍偽印實之揮法

建隆二年雲捷軍有偽刻侍衛司印者捕得斬之

酒坊兵士作過罪及主將

何鄭言綱論酒坊火發本坊兵士因便作過太祖以本坊使
田處若等不能部轄並廢極法

軍法約束有非莊宗所能及者。上問李承進曰莊宗享國不
久何也對曰莊宗姑息將士隨其所欲給之蓋威令不行賞
罰無節也上曰二十年爭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朕今撫養
士卒固不容文官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劔尔

其御兵之嚴又知此夫是以擊刺騎射悉為精銳而見用老弱
怯懦安於刺負而不解。建隆二年令殿前侍衛及部兵驍勇
者升其籍老弱怯懦者去之初置刺負以處退兵

太宗與承之軍政益肅故千乘方騎周旋如一太平與國二
年崔翰分布士伍建五色旗以號令將卒每按旗指蹤則千
乘方騎周旋如一甲兵之盛近代無比上悅以金帶賜翰

殿庭進退各止中節。至道元年上覽武便殿衛士有挽弓及
一石五斗者矢二十發綽有餘力又令騎兵步兵東西列陣觀
其進退各止中節上曰此殿庭間數百人尔猶有兵威可觀
况堂二之陣數乃成列者哉

近京補禁衛皆為精兵。咸平四年募近京強壯補禁衛高
峻教閱行五整肅上曰昨日村民皆為精兵矣

吁有自來矣至于承平日久法制稍弛御士之變何郊兩
言之。慶曆八年崇政殿宿直皇城司親事官劫取庫兵錄上
殿呈何郊兩上書乞重行點陟

步直兵士之變錢彥遠七言之。皇祐元年軍頭司步直兵士
擬欲作過於皇城内先埋藏器械錢彥遠七上書乞根究
而東車不知幾鬪龍衛不能被甲田况又歷七言之

慶曆元年田况上兵策七曰新添虎翼軍自南中選填才質
綿弱自二不知戰鬪見賊恐死傳者以為笑若添士兵請給
其立功不在東軍之後八曰騎兵高者無如龍衛有不能被
甲上馬者况若於雲武二騎挽弓不過五六斗望空發箭三
十步已墮地

天子聖明一加張制無復衰時之舊矣成制一定歷代遵之雖
在熙寧亦循舊章雖在崇寧舊規猶存自高棟以恩得用軍政
遂弛見下中興以來懲諸班之變因虛廢食故或以衛兵掃蕩

為言。建炎四年初上在明州諸班直謀亂已誅其為首者為
遷越遂廢班有趙鼎曰祖宗兵政最為留意。熙寧變亂舊
章獨不敢議軍政昨明州班直即訴事紛亂非其本謀乃盡
廢之是因噎廢食今諸將各總重兵不隸三衙則兵政已壞
獨衛兵彷彿舊制亦掃蕩不存

或以三衙稍廢為言。紹興元年廖剛言祖宗軍政尤嚴如三
衙四宿所統之兵關防周密此軍稍廢所恃以備非常者諸
將外衛兵而已

或以親兵寬弱為言。紹興二年胡安國言宋朝分三衙以掌
親軍雖崇寧間舊規猶在及高俅以恩得用軍政遂弛陛下
承嗣寶位而親兵寡弱豈強本之計

高宗慨然委之主帥未及半中軍卒益張

紹興二年擢湯沂中為神武中軍統制而言者請增衛兵上
曰朕命沂中治神武中軍皆宿衛兵也遂命沂中兼領三衙
兵沂中歎曰勾陳天仗單弱於是招丁壯未半歲軍卒益張

遂改中軍為殿前司

禁衛諸軍悉從迂轉。紹興五年時諸將所總歲二奏功而天
子親兵又无轉迂之望趙鼎請立為得負之法始復祖宗之制
都督軍馬悉隸三衙。趙鼎言都督府軍馬合捨三衙上曰祖
宗故事軍馬未有不隸三衙今正之甚善

而祖宗舊制於是乎及復盛哉中興之功蓋与創業无以異也

林朝文
從殿前掌之自龍南以下則或守京師或成諸路

兵志九禁軍之最親近者執殿前衛官皆區役乘与號
諸班直非諸班直隸軍頭司殿前司殿前院皆以守京師備
征戍

蓋以天下積兵聚於京師諸道之兵非禁軍不任事不得不然也
中興以來馬軍一司常戍金陵收諸帥之兵各為御前軍分屯
要言此其遺意歟

戰源馬軍一司中與以後常出戍建康

然時有先後勢有強弱昔景德中陳貫言旅禁以衛京師不當戍邊。二年陳貫上兵論二篇言旅禁當以衛京師不當戍邊戍邊莫若募土人

皇初包拯言調發戍兵非固宗社之策

元年包拯言戍兵雖有大故不可多調發近年以來邊陲有警乃一例調發非固宗社制夷狄之良策

彼去國初未遠也而其言且然况在數世之後為人主者亦當權其強弱可也今金陵重鎮誠不可緩根本所在豈亦加之意乎

民兵

三代盛時天下皆兵也其為兵者皆吾平居之民今以

周軍政之司徒之屬族師以邦比之法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五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其作民而師由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小司徒乃會方

民之卒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用此此民兵之制也

長十軌為里。有司四里為連。為之長十連為鄉。有良人

以為軍令是故五家軌故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五

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二百人為卒連長率之十

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為軍五

鄉之帥率之國語

秦有材官於郡國

中從軍馮此民兵也

秦符堅遣圍襄陽元發二州人丁以為形援

唐之府兵志周肅宗江陵奉恭救進策圖統帝加納李

滿使江陵奉恭倚其謀遂圖江陵及召巴蜀子弟收用之

示時李抱真為懷澤路觀察留後元八年抱真策山東有變

澤潞兵所走集乘戰伐後贖重人國軍伍彫刻乃籍戶三丁
一額其徭租給弓矢令關月得費偶習射戲終大校親按籍
弟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為精兵事所部得成十二萬既不糜于
官而府庫實乃曰軍可用矣請甲卒兵邊難出東天下稱昭義
步兵為諸軍冠焉德裕為節度即為蜀南西川德裕至則率戶一百
取一人使習戰貧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

宋太祖乾德元年遣使九人選關西鄉兵赴步州

太宗時契州人寇遣使諸州選丁壯為義軍。雍熙三年邊民
之驍勇者競團結以襲虜或夜入城壘斬取首級采痛上聞而
嘉之曰此等生長邊陲閱習戰鬪若明之賞務必大有應募者
乃下詔募民有能糾合應援王師者資以糧食假以兵甲平幽
州後願在軍者優予存錄願歸農者給復三年自是應募者甚
眾長編。雍熙四年開封尹陳王元僖又上疏曰河南久為內
地人戶非能使習武藝不可只責戎行河北累經戎虜頗有
習馳射或可選置軍中望且於河朔以邊諸州點集止今本

守捍城池河南諸州一切停罷上納其言

真宗咸平二年朱台符上疏曰江蘇舊有義軍秦秦隴見屯強
壯執柯取則茲事可行以天下土地之饒士民之眾各于郡縣
量置義軍本戶畧與後除歲時少加賞賜動則就使召發靜則
任從營養又於王畿千里之內蓄兵十萬以制之天下無敢動
搖哉上。咸平二年錢一水言夫令之所患二在不知民情
伏望陛下逐州召邊民為籍收軍給與衣糧蠲其租賦彼緣兩
地之中各有親族後有懷惠來而腹心彼若奉其此必預知事
苟預知則百戰百勝矣上。咸平三年河北河東強壯自五
代時瀛霸諸州已有之是歲始詔河北民家二丁三丁籍一四
丁五丁籍一六丁七丁籍二八丁籍四為強壯五百人為指揮
置指揮使百人為都置正副都頭一人節級四人所在置指揮
善射者集補法長驍自置為營中者歸其戶後募其勇敢團
結附大軍為機官給鎧甲長鎗。咸平二年王元之曰江蘇荆
湖淮南福建等郡約民力舉塞城壯大小並許置本城守機軍

士不過三五百人勿令差出止於城中開習弓劍漸首城壘
治甲冑郡國張禦緝之備長車免剽奪之虞全上。咸平四年
詔陝西民家出一丁號保毅軍給資糧與正兵分戍守城壘道
御史吳禧與轉運同主其事凡得六方八千七百九十五人其
餘邊軍十先選中者並升為禁軍號保捷全上

景德四年上
詔河北強壯自今每歲十月至正月召集教閱習以
為常河東曰黃統神虎河北曰忠烈宜勇
天聖三年陝西運使范雍涇原路部署王諫等奏準詔旨
相度沿邊弓箭手並是父子相承兄弟相授武藝精熟頗得氣
力不得妄有差役從之。言等。范仲淹知延州至元中元昊叛時
見存為定額闕則補之全上

二年知秦州韓琦請益本路兵於是揀陝西弓手悉刺面
充保捷指揮。慶曆二年詔簡河北強壯刺為義勇不願者釋
之存其籍以備守葺城地自此強壯浸廢又簡河東鄉弓手亦
為義勇而陝西之弓手為保捷分戍邊外時初置義勇人情訟
訥乃詔河北都轉運使李昭述乘疾置郵曰行教舍開諭父老
眾始安焉長緒。御史中丞賈昌朝上疏言令河北河東強壯
陝西弓箭手之屬蓋士兵遺制也且戎狄居苦寒沙磧之地惡
衣食好馳善射自古御寇却胡非此不可今宜優復田疇安其
庠舍使力耕死戰世為邊用則可以城屯戍而省供饋而不易
之利內地州縣皆置弓手亦當約如鄉軍之法而閱試之全上

慶曆四年樞密副使富弼上河北守禦十二策有曰

歲十月後正月前分番上州教閱半月

以前緣邊土兵無事時令戍本州軍寇至則不為邊路部
署司抽起緣邊闕食又却以南兵屯守甚無謂也夫上兵居邊
知其山川道路熟其彼中人情懷諳虜兵次第亦藉其營護骨
肉之心且又服習州命令所禦必堅戰必勝也若迂內地則山
川道路不知人情不熟虜兵不諳肯由不在州縣命令不習又
為南兵怯弱所累則禦必不堅戰必不勝也此虜惟懼邊兵凡
間以南兵暫入內地虜人大喜故來則決勝長編。皇祐元年
戶部副使包拯言今河北河東以邊兵寡財匱招置卒難惟有
民兵可用往年嘗藉之矣藉之未甚得策又從而釋之切見唐
李抱真民兵之制事頗相近故當時昭義一軍雄視山東將適
今之宜可取抱真之制約而行之一則不費供饋二則群情樂
為其處置訓練之法即有祖宗舊制民兵既什禁軍留曹京師
則內外安矣全上。嘉祐二年李師中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師
中建言嶺南自古不利於兵之置上下募敢勇家丁至四五則
籍一人總為五番上州教閱不及五百人為四番利高械農隊

訓之禁一切他役上番則給糧免稅校長兜二丁稅於是各路
得四萬餘人同上。嘉祐四年上封者言義勇為河北伏兵稽
其東於列郡遺其大用而議者但以為城守之備誠能以河北
冀邢分東西兩路命二郡守臣為義勇總管其官為鈐轄歲以
季冬巡關萬一犬戎入寇即翺集赴援傍出掩擊彼虜腹背受
敵則是河北二十餘所常仗銳兵朝廷下其章河北四路帥臣
李抱真籍民三丁選一農餘則試示以賞罰得勁卒二萬是時
義步兵冠於諸軍此近代之類劾而或者謂民兵抵可城守難
備戰陣非通論也但今使分為兩路置官統領以張用兵之勢
外使敵人疑而生謀內亦搖動衆心恐非萬兵之術姑令點集
訓練二三年間武藝稍精遇有警時得將臣如抱真者統馭制
其陣隊示以賞罰何戰之不可哉自置義勇州縣以時按閱耳
日已熟行固無疑詔如所議長編

熙寧治平元年乙亥命屯田郎中徐億戰方貢外郎李師錫也

山貧外郎錢公紀刺陝西諸州軍百姓皆為義勇初宰相韓琦奏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為兵故其數雖多而贍養不逮所以維制万宇而威服四夷又非近世所蓄凡兵可及也唐制府兵最為近古

天監以後廢不能復因循至于**開元**唐募長征之兵故困天下而不能給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万河東幾八万勇悍純實生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為弓手其後刺為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揀放於今所存者無幾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体今若於陝西諸州亦點義勇止刺手背一時不无小擾而終成長利詔從之樞密副使胡宿請且刺以邊州軍。上曰不若即了之韓琦意亦欲如此乃命億等往除商虢二州不籍餘悉籍義勇總得一十五万六千八百七十二人全上。知諫院司馬光奏曰昔**開元**之

考考考

考考考

考考考

考考考

考考考

考考考

考考考

考考考

考考考

考考考

考考考

考考考

考考考

考考考

不刺充正軍屯戍邊境榜尤未收而朝廷尽刺充保捷指揮令於邊州屯戍自後官中知其无用遂大加沙汰以公據放令遂便乞早降指揮罷刺陝西義勇終弗聽全上。光又六奏及申中書自劾求去亦終弗許嘗至中書與韓琦辨琦謂光曰兵貴先聲後實今諒祚方桀傲使聞陝西驟益二十万兵豈不震懼光曰兵之用先聲為无其实也独可以欺之於一日之間尔少緩則敵知其情不可復用矣今吾雖益二十万兵然实不可用過十日西人知其詳寧復懼乎琦不能答復曰君但見慶曆間陝西鄉兵初刺手背後皆刺面充正軍憂今復然耳今已降勅榜与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雖光亦未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无憂此語之不信光曰光然不敢奉信非独不敢但恐相公亦不能自信耳琦怒曰君何相輕甚耶光曰相公長在此可也万一均逸偃藩他人在此因相公見成之兵遣使運糧戍邊反掌間耳琦默然竟不為止其後十年義勇運糧戍邊率以為常矣同上

神宗熙寧正月辛丑樞密使呂公弼言請簡河北義勇五分之一刺手背為上等二字令養馬習騎射而免其丁賦甲兵之役從之

時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義勇總四十二萬餘河東弓前手七千陝西十郡并秦舊籍四萬六千三百後煨休息聯以為保甲云。

熙寧三年知定州滕甫言臣切謂中國之兵與夷狄之兵常患多寡之不敵其故無他蓋中國兵有定數至於平民則素不使之知戰與狄之俗人人能鬪擊无復兵民之別有事則率國皆來此所以取勝多也今河北州縣近山谷處民間各有弓前社及獵射守等戶習慣便利與夷人无异乞下本道州縣令募諸邑公人及城郭鄉村百姓有武勇願率弓前者為社每年春長吏就其射如勸誘閱試之雖不可調發亦足以為捍禦從之。王安石進呈募兵法以義勇為五苗教閱事上曰論及此兵安石曰募兵亦可全罷此兵可漸復雖府界亦可為至於實

南尤不可緩今中國募禁軍往戍多死此害於仁政陛下誠罷軍戰所得官十二三鼓舞百姓豪傑使越為民兵則事甚易成上患密院不肯措置義勇安石曰陛下誠欲行則孰能禦此在陛下也因為上言國之大政在兵農上曰先措置得兵乃及農以農事須財兵不省即財无由足安石曰農事亦不可以為在兵事後前代與王知不廢農事乃能并天下其農事自不費國財但因民所利而利之則亦因民財力而用也長編。涇

渭儀原四州義勇萬五千人舊止戍守經畧使蔡挺始令遇上舊依諸軍結陣隊分隸諸將選募精者補給官馬月廩時帛郊賞與正兵同遂與正兵相參戰守時士兵有願募二千人挺奏以義勇點刺累年雖訓練以時而未施於征防意可以按府兵遺法俾之番戍无補所關士兵詔復問以措置遠近分番之法挺即條上以四州義勇分五番番二千人防秋以八月十五日上十月罷防春以正月十五日上三月罷周而復始所募士兵歲耗糧八万石料錢六十餘緡衣帛五千疋綿二万

七千兩詔從之行之諸路長編。○十二月中書言司農寺定畿
縣保甲條制凡十家爲一保選主戶有心力者一人爲保長五
十家爲一大保選主戶最有心力及物產最高者一人爲大保
長十大保爲一都保乃選主戶有行止材勇爲衆所伏者以爲
都副保正凡選一家兩丁以上通主客爲之謂之保丁但推以
上皆充單丁老幼疾患女口等並令就近附保兩丁以上更有
餘人身力少壯者亦令附保內材勇爲衆所伏及物產最高者
充逐保一丁除禁兵器外其餘弓箭等許從便自置習學武藝
仍乞選官行於開封祥符兩縣團成保甲候成六籍以漸及他
縣從之先是同官勾開封府界常平等事趙子幾言近歲寇盜
充斥公爲民害今欲依舊保甲各立首領使相部轄及捕賊賞
格乃下司農寺詳正至是增損行之。○王安石初爲保甲
之法令民自置弓箭前及每小保用民力築射埭又自辦錢糶起
鋪屋三兩區每保置鼓馮賊言擊開封酸棗等縣民千餘人
寺訶其不便昇時五路義勇皆改爲保甲至元祐罷之。○上謂

王安石曰用募兵與民之亦无異若役之過苦則亦變矣安石
曰役之過苦則變誠然募兵浮浪不顧死主之人則其喜禍亂
非良農之比然臣以嘗論募兵不可全无周官國之勇力之
士屬於司右有事則可使爲選鋒又令壯士有羈屬亦所以弭
難也上論變義勇爲民兵上曰民兵雖善止是妨農事如何安
石曰先王以農高兵因鄉遂寓軍旅方其在田什伍已定須有
事乃發之以戰守其妨農之時少公邊陲戍人則无十五不知
戰守之法又別募民爲代兵兵盡邊人耕織不足以給衣糧乃至官
私轉輸勞費尚患不足遇有警急則募兵反不足以應敵无事
則百姓耕種不足以給之豈得爲良法也上曰止是民兵未可
恃以戰守奈何安石曰唐以前未有募兵然可以戰守臣以爲
募兵與民兵无異預所用將帥如何耳將帥非難求但人主能
察見群臣情偽善駕御之則人待出而爲用而不患无將帥則
不患民兵不爲用長編。熙寧四年上曰府兵與相庸調法相
須安石對曰今義勇士置一營安石曰有樂給則无賞高宗曰

以入衛出戍雖未有祖庸謂法亦可為第義勇以良民為之當
以義禮獎養令皆倒置涅其手背人不樂一也。故關慶費人不
樂其二也。又使之運糧人不樂其三也。今措置義勇皆當反此
使善在於不為義勇而利在於為義勇人以得籍名於義勇為
幸至於武藝推恩隨人材之高下使咸有幸得之心則俗可變
而眾技可成也。擇其鄉閭豪傑為之將校補加獎拔則人自悅
服。則令募兵為節衛及有積官至刺史以上者後此與彼固无
不可况又不至如此費言祿以足使人樂為之陛下誠能審擇
近臣皆有政事之材異時可使分將此等軍令募兵出於无賴
之人尚可為軍。廟主則近臣以上豈不交此輩此乃先王成法
社稷之長計也。上極以為然。同上。熙寧五年癸亥樞密院言
諸路勇敢效用法緣遠諸路經畧司勇敢效用皆以符勇應募
從軍月給錢糧戰馬器甲以時練習若無調發皆聽還家其間
戰勞效依次選補凡四補至借戍此弓箭手有功遷轉官押官
至借戍凡十四資。應寧五年十一月

路經畧司奏勇敢武藝舊雖及等弓力多不中程精况相參疲
弱幾半尋闕試汰去冗濫粗為精勇今以河東鄆延秦鳳環慶
熙寧路各三百人經原路五百人為額不刺手不置營每季首
赴經畧司關試及本軍注籍遇有邊事追集給口食借官馬給
草料其教習日依甲分射親及野戰中者有賞全不中者減料
錢次季又不中勒停遇戰有功以八等定賞從之仍頒行諸路
應寧五年執政同進呈河東保甲事樞密院但欲為義
勇強壯不別名保甲王安石曰此非王安石初議也上卒從安
石議令及依王安石所奏同上。上欲修河北弓箭社馮京曰
河北義勇十八方自是何須徵弓箭社王安石曰河北義勇收
人戶不盡河北有許多地有許多地何故只令十八萬人習兵
為義勇而不可令及習兵當如今府界保法修定古者民居則
為比二有比長及用兵即五人為伍二有伍長司馬二十五家
為閭二有閭胥二十五人為兩二有兩司馬兩司馬即是閭胥
伍司馬即是比長但隨事異名而已。熙寧六年八月復比閭

德實養馬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馴有物力養馬者戶
二死聽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母或強子府界
毋過三千疋五路毋過五千疋馬除襲盜賊外不得聚越三百
里三等以上十戶為一保四等十戶為一社以待死病補償者
保甲馬即馬主抽償之社戶馬半使社人償之歲一閱其瘠肥
禁前留者凡十有四條先自府界頒行焉在五路者要監司經
畧州縣更度長編。熙寧八年四月詔能給田募人充役已就
募人聽如舊有走死停替者勿補先是王安石為上言給田募
役有十餘害上曰苟如此初何以有此議二者必言所利豈日
初議乃李承之言募弓手宜如弓箭手為便遂作此法餘元
所科變石曰只以田募弓手已不如募弓手之便已前手雖
選強壯然即取足於一家苟可以強壯則弗却也弓手戶強
壯於无方所募皆得直強壯也上乃令發以田募役法云
熙寧九年五月詔諸保甲可依新降隊法結隊并印新結隊圖
付兵部每一都保結為一圖結隊之法二人為一小隊二小队

考原十七

十五

為一中隊五中隊為一大隊并引戰一人居前擁隊一人執刀居後
兼二人居左右執旗一人居中凡五十人皆選士也有馬人馬
无馬人各為隊二中兵械或純用一色或雜用弓弩刀斧槍擗
皆於結隊時商定教習元豐二年十一月辛亥提舉廣南東
路常平等事林頰言今天下之民家為之保二為之長二為之
正者豈特不容其奸而已蓋歸其食於農藏武士於耕天所謂
教而後使之道也欽乞本路沿江海諸州依西路法訓閱使民
人既熟山川之險易而又知夫弓矢金鼓之習則一方自足為
備可以不勞北兵矣詔下廣南東路經略使轉運提舉鈐轄司相
度皆言廣惠潮封康端南恩七州皆並遠及江海外接查賊司
可依西路保甲教習武藝提之繼元豐六年十月權發遣京西
路轉運判官孫覿言看詳諸路巡檢土兵立法之意蓋為其人
習知本外人情出入首路易以緝捕盜賊近巡歷諸州見所招
土兵多老弱不堪被甲可擒者有十九二四仍未必皆土人欲
乞逐路委監司一員選自外改創逐州用軍使之

元祐元年七月右司諫蘇轍言臣切見

朝河北河東初置等勇至熙寧朝推行其法漸及陝西皆以地接胡羌有守禦之俗初歲冬教一月民雖以為勞而邊防之計有不得已及熙寧中置保甲使京畿二三路之民日夜教習三聖臨御知其不便率皆罷去民得歸業未幾盜賊因此衰息歌聲舞聖德元有窮已惟有冬教一月之法三路以被邊之故民習為常不敢辭期至於京畿諸縣累聖以來為整頓所在素加優厚今乃與三路邊郡為比一例冬教情所未安伏乞聖慈深念根本之地所宜寬恤特與蠲免同上。十一月殿中侍御史呂陶言伏見保甲法雖已更改猶有一弊未便於民其一為罷去二十畝已下免教指揮却令五等口有二丁者皆避冬教一月緣民之貧富不等子之多少而教之不教則有幸不幸今田百畝家有一丁則免教是謂之幸田有十畝家有一丁則赴教是謂之不幸比貧富力役大為不均臣愚欲乞於三等已上或等第雖低而家業及一百貫有二丁者方得差充其一為

陝西州郡分我兩邊人戶有許火傷去地而蠲稅不及五分並須刺教官司奉法不敢放免臣切謂保甲之令行也累年朝廷知其有弊多所厘改欲民休息若雖候火傷及五分方与免教亦恐德澤未廣臣愚欲乞應係火傷縣分兼特免冬教以惠畿內三路之民詔府界保甲人戶五等已下地土不及二十畝者雖三丁以上並免教從陶請也長編。元祐二年詔諸路巡檢土兵額半差番軍以樞密院言土兵本以請悉山川地理易於捕寇今歲久以親戚鄉里之故或在其為奸請以禁軍相兼故有是命同上。紹聖二年二月樞密院言廣南東西路槍手土丁。熙寧舊法一年縣教一年上州昨自元祐以來罷上州只今縣教慮因此漸成廢墮詔依熙寧舊法同上

建炎元年張焜請募民以爲十五使合力抗虜謂之巡社有甲隊步射之制擇土豪一人爲都頭總轄詔頒行天下二年詔陝西河北依舊條置龍。紹興初王庶知吳玠兼利路安撫使玠子弟號曰義士每兩丁取一三丁取一五丁取一

下物力錢每五千為一隊以知縣為軍正尉為軍副日關於
月關於州不半年有兵二十方今川以義士尚眾皆度倡之也
其後。紹興四年承楚秦州各置水寨民皆團聚。紹興二十
一年張輔世言利路義士就令土豪領之。多率斂徵求役无虛
月望放歸農詔申樞密院。紹興三十一年詔籍鄉兵知荆南
府續甯乃請籍民為義勇其法取於主戶之双丁十戶為一甲
五甲為一團皆有長擇一邑之豪為總首歲於農隙教閱官給
其糧其後籍者至七八千人

聖政。淳熙四年八月壬申進呈前來教閱民兵兩淮荆襄總
費為緡錢二十六万有奇求三万石有奇上曰此謂逐路追集
教閱耶趙雄奏兩淮各就漕司逐路教閱江陵襄陽荆門各就
逐州上曰如此則可與降指揮候農隙日令守臣教閱一月聖
政。淳熙十一年十二月上曰議者多言邊郡太守須是以任
今邊郡无兵雖又任何益大軍皆在江南若是割置又費衣糧
却是弓弩手民兵无養兵之費有養民之益緩急亦可用

考
淳熙十一年

十七

八年抱真策山東有變乃籍戶二丁擇一餉其徭租給弓矢令
開月得曹偶教戰習射歲終大閱第能否比三年皆為精兵率
所部得成卒二万既不廩于官而府庫實遂雄山東天下林昭
義步兵為諸侯冠其後李德裕為劍南西川節度代請甲人安
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繇是蜀之器械皆率統率戶二百取一
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承於是二邊
羅南詔請還所俘掠四千人吐蕃維州將悉但謀以城降

王詔天下大括將吏又發民爲兵戶出壯夫一人自備
儀謂之義軍用張延明之謀也得壯夫五千人實無益於用而
民間大擾

晉齊王敕籍鄉兵每七戶共出兵一卒號武定軍

咸平四年又括陝西丁壯共得萬八千號保毅軍

二年曹瑋請以邊民應募者爲弓箭手及。治平元年籍

陝西鄉丁爲義勇軍又令環慶鄜延爲撥保毅軍爲義勇初宰

臣韓琦言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失出

於天性而又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精加揀練亦唐

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初亦嘗二丁選一爲弓箭手其後刺爲

保捷西夏納款朝廷釋之河北河東陝西當西北控禦之地其

勢一也今若於陝西諸州亦刺義勇止刺手旁亦無驚駭一時

雖捷終成大利上乃命徐億分諸州籍之得義勇十一萬二千

五百人初韓琦欲刺陝西民爲義勇諫官司馬光抗章數十萬

言其不可

考卷十一 十一

四朝志序國家籍郡國鄉里及旁塞之民與其丁壯子弟之

應募者隸習武事備戰守曰義勇曰弓箭社曰保毅曰寨戶

曰疆人曰上丁曰弩手曰洞丁曰捨手曰弓箭手曰敢勇曰

蕃兵各因其方之民而名之通謂之鄉兵

自熙寧以來民兵莫盛於保甲王安石欲變募兵而行保甲帝

從其議熙寧三年始賜比其民以相保伍乃詔畿內之民十家

爲一保選主戶一人爲保長五十家爲大保選一人爲大保長

十大保爲一都選衆所服者爲都保正又以一人爲副應主客

戶兩丁已上選一人爲保丁附保兩丁能有餘丁而勇壯者亦

附之先行畿甸既就緒遂推之五路以遍于天下初以捕盜賊

而相保任而未隸以武事四年始詔畿內保丁隸習武事

元年呈引府界保甲成者帝親閱之擇其能者官使下者亦

賜金帛四年詔五路義勇悉改爲保甲其年府界河東陝

西歲費三十一萬三千一百六十六緡而團教之賞爲一百萬

緡有奇凡教集歲遣使則謂之提舉按閱率以近臣挾內侍往

諸路皆以番次墾成者先按閱率五六歲一遍徇河東以金帛
不足以賞乃至十一歲上詔晉人介告二虜之間講勸不可復
加賜緡錢十五萬其繫籍義勇保甲及民兵合七百一十八萬
二千二十人自保甲之法立爭之甚衆文潞公司馬公皆請罷
保甲韓維呂公著范純仁王若叟皆深言其弊渡江以來焚秦
州各置水寨民兵皆團聚邀擊賊衆上曰惟向道民能力奮忠義
如此水寨民兵並與放十年租稅

國初京師之兵強州縣之兵弱一有警急悉調京師
京師不足以民兵足以振武保捷宣毅義勇皆兵出於民而籍
之州縣者也是故禁旅不若土人陳貫言之
見衛兵出戍

東兵不及土兵田况言之

田况言振武保捷比皆是土人材力伉健武藝精強其餘請給
其繼不及東軍之下者新添虎翼軍不知戰鬪若添土兵請
給其立功必不在東軍之後

彼其習於風土長於戰鬪故能動有成功慶曆初詔剽四路弓
手張公方平曰不可

康定元年詔陝西河東河北京東西路籍民爲弓手強壯慶
曆元年詔京東西路弓手強壯悉刺充保甲軍陝西路悉刺
充保捷軍

韓公曰可卒刺之

慶曆二年詔琦嘗奏本路諸益軍馬詔琦詳度以聞琦請陝
西弓手悉刺充保捷指揮諸州保毅軍河東河北義勇皆涅手
治平初詔剽陝西義勇溫公曰不可韓公曰可卒刺之見前夫

以宗之至仁大臣之至忠而籍民爲兵猶莫之克良以費省
而足用也馴至熙寧因趙子幾之言行保甲之法見前夫保甲
亦民兵也而爲法既密見前爲教益酷鞭笞之苦誅求之苦不
得免焉民不堪命則有執指使逐巡檢攻提率幹官以輸其忿
而已見上安得人人如黃廉之在河東也哉

元祐元年黃廉提率河東路保甲凡二年雖在團教場未嘗

易儒服元豐末他路擁兵殺官吏徃河東保甲不爲大吐之盜
噫是无以議爲也有如弓箭之刺率皆市人不可用而宣毅驍
甚所至爲寇何韓之慮不及張耶

墓志時於諸路刺弓箭手爲宣毅保捷指揮方平連爭之不
從所刺兵皆市人不可用而宣毅驍甚所至爲寇識者以不
從方平言爲恨

義勇之刺其後運糧成邊率以爲常何韓人之慮又不及司馬
公耶上文曰張公司馬公慮甚遠矣而韓公亦未可深貶也石
壕之詩公蓋誦之又矣彼誠見夫漢唐調發之弊故欲收拾強
悍者養之以爲兵則良民可以保其相聚之樂雖稅斂之厚不
恤也

別錄琦議及養兵事慨然曰琦有所思而得養兵雖非古然
自有利歟昔者發百姓戍邊无虛歲杜甫石壕吏篇調兵於
民其苦乃至此後世既收拾強悍无賴者養之以爲兵良民雖
稅斂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此豈小利

公言急及此又安得以一時之見而尽非之哉林爾文

山堂先生羣書考索卷之四十一



山堂先生羣書考索卷之四十二



八。兵制類

山堂高口畢明草

如愚

後御

編

用將

圖武王尊太公為尚父以發波野之勝周禮王六軍大國二軍

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二將皆命卿
趙襄曰部殺可臣唯聞其言矣關禮樂而崇詩書若其試之乃

使將中軍終勝於干城漢
趙襄曰部殺可臣唯聞其言矣關禮樂而崇詩書若其試之乃

若膠柱而鼓瑟耳者子與其父言兵事者不能難然不謂善其
母問者曰兵死地而易言之趨以為將破趙以矣其母上書

具言且以為此兒為將東向而朝軍吏无敢仰視王所賜金帛
視便利田宅買之願勿違王不聽遂與秦戰敗悉坑之

下能將十方巨多二益辦帝曰多之益辦何以為我禽對曰陛
下不善將兵而善將

夫以軍禮見天子改容城禮而去後帝語景帝曰卒有緩急亞
夫可將七國及亞夫平之○初匈奴數大入朝那閔文帝問馮唐

安得頗牧以為將也唐曰古之遺將疏而推轂曰聞以內者寡
人制之聞以外者將軍制之委在責成不從中御故牧乃得及

其智今切聞魏尚守雲中市租不足以給士出私養錢匈奴遠避
虜嘗一人所殺甚多上功畧府首 差六級文吏以法繩之由

此而言雖得頗牧不能用也帝於是日即赦魏尚復為雲中守
國帝時李廣程不識俱為名將然廣无部伍行陣人自便幕府
省文書而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軍不得休息士卒多樂廣而

若不識國威見大將軍青不為側蘇建之軍歸青不敢致之漢而卒歸之帝以爲不助操誅於外以風人臣之不敢專權其後驃騎所將常選而宿將乃置洛不耦也

列帝反以爲權禁違爲軍令光武舍中兒犯法遵殺之光武曰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赦諸軍也

四國諸書亮治蜀馬談以違節度敗流涕斬之

四馬隆討亮我聽其自專勇敢令其自至武軍選仗文給三年軍資遂有秦涼

太宗收攬英雄如尉遲敬德之出於降虜李靖出因擊有以勸厉而感激之以就事功其詔李靖曰兵事節度皆符八公豈不從中治也唐自開元以後以中宮監軍每選精銳自隨

時命高崇又將兵討劉闢杜黃裳請不置監軍不淹時遂擒劉闢

任特甚入李漢超之在關內十七年郭進在山西凡二十餘年李漢超在臨州凡十年董遵誨在通遠軍凡十四年方

而時征蜀之役王全斌以貪暴聞則貶抑之至於江南已平之後而始還其旌節獨无所污則自客省使超授宣徽南院使養成節度使以賞之郭進在山西有軍校訟進不法太祖遣中使送之進又江南之征命曹彬爲大將潘美副之太祖賜之

劍曰副將而下有犯罪卿當斬之美悚懼

而一兵權散主有舊之師六事威在牧野之戰三卿同出常武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吳又整我六師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則是皇父整師尹氏佐令程父出征則兵无專將殆及殺世司馬世官爰以命氏馴至諸侯更伯大夫藏甲春秋書師二譏專臣也自後兵皆常聚師多世守兵之所在

用兵

權則歸之世六尉相國列爲二公城門領兵得如五府是故諸口謀難必先監軍乎勃交驩勢不相下置大司馬以尊寵將帥以冠諸軍大臣之權尤徧重於將矣

成周天司徒周知人民之數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
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
之相期五州為鄉使之相賓此平居无事之時為然也。小司
徒會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
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此用於有事之
時然也。以周礼司馬法攷之王有四方之事則豕宰召師于
諸侯小宰掌其戒具虎賁奉書以牙璋發之則畿兵不輕出也
。刘文公平立之會對晉人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
蓋可畧見。自秦以爵級誘天下開其戰鬪之門卒有自焚之
災覆罰間有近代古民有常兵而无長征之勞因有常備而无聚
食之費南北二軍未嘗輕出見前當是時故將之家亦唯給賦
宰相之子均調代邊是以錄有復業有城更有貨則得為君上
之恩御軍之法簡肅嚴明雲中上功差首六級賞與輶格屯田
上奏不越旬日坐書即報輪臺之哀敗亡不埒其制亦可槩見
矣又其召發各以其方備胡則上郡隴西北地事誠則會稽豫

章擊朝鮮則奔遼東關西南夷則巴蜀移兵赴遠不過一再
蓋古人調兵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桀蓋哀荆旅武王克商
實用西土之士至於征徐以魯追邳以韓平淮以江漢畧見
於經可攷也齊威東討陳濤唯及江黃地入山戎亦因燕衆
蓋猶前制之師也秦泗上亭長而送徒驪山陳涉楚卒而遠
戍漁陽

自東都已不復前制南北二軍交驚於境見前而王旅非復鎮
衛之戍盜起一方而羽檄於二邊
順道永和中以兖豫四州之卒以擊莽林方里征行此李固所
以懷死也
自國以後制之善莫善於厚兵寓於民固已近古然番上宿衛
或取諸數千里之外在人情固難以久行而器用糧糗亦其自
備此豈足以傳遠不恃張說而騎兵不得置矣。然國初戰勝
攻克天京所以旣馭士卒者猶可畧見平定城邑府庫无所私
多與士卒共之間有歿於行陣則斂而藏之甚者祭以太牢人

莫不感泣而尽力也

光弼召援牙者賜之銷不戰者斬之於是諸軍爭奮而賊眾大敗國朝我

太祖平蜀收其精卒置川班後以訥南郊賞給斬其四十人而發班雉武兵白昼畧人於市全殺數百輩而後止衛士之无賴則治鐵以錮其頸太祖嘗曰抗養尔輩士卒不吝爵賞苟犯吾法唯有劓耳不於太原之班師則謂將士曰尔輩吾腹心爪牙吾寧不得太原豈忍令害尔輩。康定初文彦博言將權不可不重兵法不可不峻國朝著令禁軍將校有過則從中覆可施之平時將不重權軍不峻法將何以制上嘉納之時西部用兵有臨陣而先退者故公有是請

教閱

周初太公曰教戰之法必明告吏士申三五之令教其操兵起居進止旌旗指麾。大司馬中春教振旅以旗致民平列陣如

戰之陣辨鼓鐸鈸鏡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指田。中夏教爰舍辨號名之用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遂以柝田皆如鬼田之法。中冬教大閱修戰法虞人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群吏以旗物鼓鐸鈸鏡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壞後至者乃陳車待如戰之陳遂以柝田周禮皆於農隙以講事比年簡車卒止三年修徒學較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立武之大畧也 刑法志

因出獵而選車徒各內政春田曰蒐以振旅秋田曰柝以

治兵

晉文公蒐于被廬作二軍

吳下闔閭以孫武爲將武以宮人爲勒兵以二籠姬爲隊長三令五甲而左右皆笑武斬二隊長王不可武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王知孫子能卒以爲將

漢吳詔南北軍之外命天下郡國選能引強蹶張材力武猛者

以為輕重騎士材官接應常以兵秋後郊禮畢斬牲於東門以
為陵衛律係吳兵法六十四陣每月都課試金革騎士各有負
數如有校警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射
納是錯之冊以為軍之勝負定於內有事則可以應於外
始祖周司馬法齊寄政之制

兵言皆肆係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
魏書曰漢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重駕幸長安水南門會
五營士為八陣名曰乘之

此京師教試之法也。郡國材官騎七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
相刺會都試課殿最不好為樓射亦習戰射行軋邊郡太守各
將万騎行障塞州郡縣教試之法也

是時晁錯云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以之應敵百不
一

當一並西漢

而末正治民振旅之事

以。建武六年罷郡國都尉無都試之法唯京師練兵如故
中平五年以天下黃巾賊起大發四方兵講武羅兵於平

是冬閱兵
時不講唯十月都試今金革兵戈未復士眾素習可无四時講
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既白湖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

閱兵于郊公卿相儀王御中蓋親令金鼓之節

晉武帝太始四年九月咸寧元年太康四年六年冬皆自殿宣

武親大閱習眾軍然不自令進退自

以後其禮遂廢

元帝詔左右衛及諸營將習旅大習儀太興四年

咸和中詔內外諸軍廣兵於南郊之場故其地因名閱場

自後番鎮相廩諸方伯往二閱習然朝廷无事焉

依故事拜習眾軍兼用漢魏之禮其後以時講武於宣

武堂已上晉志宋志

永興五年以九月十月之交親行龜甲之禮

和平二年因歲除大饗遂耀兵示武更為制令步兵陳

於南騎士陳於北各擊鑼鼓以為節度其步兵所衣青赤黑黃

別為部隊擗頭示戰相次周迴易以相射就飛龍騰蛇之變為

函箱魚鱗四門之陣凡十餘法跪起前却莫不應節唯南軍

北軍皆鳴鼓角衆尽大譟各令騎將六千人去來擗戰步兵更

進退以相拒擊南敗北捷以為威觀自後以為常

常以季秋聖帝講武於都外有司先交乘野為塋為一軍

遊止之節輿駕停觀遂命將教眾為戰陣之法

大業七年征遼東眾軍將發御臨朔宮親授節度

高祖武德中講武于同宮

又閱武于城西

顯慶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講武於浚水之南行三駘之

禮上設次於尚書臺以觀之。顯慶五年三月八日又講武於

并州城北上御飛閣羣臣臨觀之

聖曆二年欲以季冬講武有司延入孟春時王方慶上

疏孟春講武是行冬令請至明年孟冬教習以順天道從之

開元初講武新豐先天二年講武臨山

永言衛兵未嘗訓練

言講武擊刺騎射等事。步騎數百挽強弩擊視其

進退發矢如一喜曰此數庭間數百人耳猶兵威可觀况堂二

之陣數万成列乎。建隆初漢天下繞騎集闕庭親相近郊閱

武自是飛山嶽臺之駕新池玉律之幸曾无虛歲。建隆三年

謂近臣曰晉漢以來衛上不下數十方然可用者極寡朕須
按籍而閱之上去其冗弱又親校其擊刺騎射之技令悉為精銳
故順時令而講武焉長編○建隆四年四月出內庫錢募諸軍
子弟數千人鑿大池於京城之南引蔡水注之造樓船百艘選
精卒號水虎捷習戰池中命和武上將軍陳承昭督其役上遣
使者行詣諸道選擇精兵凡其藝力技藝有過人者皆收隸禁
軍聚之京師以備宿衛厚其糧賜居常躬自教閱訓練皆一以
當百諸鎮皆自知兵力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

太平興國二年幸西郊講武臺大閱諸軍南北綿亘二十里建
五色旗鼓於前崔翰執金鼓按旗指蹤六師如一軍容甚整上
登臺就觀大悅以金幣賜翰等之上曰晉朝之將无如崔翰者
蓋言晉室將帥不得其人而軍政廢紊也○太平興國九年上
親閱諸軍參攷勞績升繼之上曰兵雖衆苟不簡閱即與无兵
同先帝訓練之方咸及其要朕因講習漸至精銳儻統帥得人
何敵不克○太平興國九年幸金明池觀習水戰曰示不忘戰

太平道中閱武於便殿

真宗祥符中罷兵之後並依常於農隙教戰蓋安不忘戰古之
道○大中祥符三年上謂王旦曰諸軍校習武藝或云未益於
事朕以為射騎馳突要其習熟至於旗幟之用大為軍容亦師
之耳目誠不可闕○祥符六年詔在京師諸軍選江淮習水卒
於金明池按試戰棹立為水虎翼軍置宮于側其江浙淮南諸
州亦令準此選卒置營初太祖立神衛水軍及江淮平定不復
振奉以上以兵備不可廢故復置焉○環慶張繼勳言本路軍士
閱習與京師不同望令赴殿前司觀教之法詔曰戰陣之事
量山川形勢教以兵法臨陣而用之各稟王師之命若與京師
同法以非便也 又咸平二年大閱東郊 又作文武七條武
臣有曰訓習間閱

太平元年閱諸軍班將校武藝權授有差上諭天武右第
三軍都指揮使賈州刺史王秀曰尔藝雖不中格而嘗有戰功
故以尔為正刺史又諭散直都虞候胡從曰尔藝雖不中格而

治兵齊肅故以尔為內園使命殿前副都指揮使郝質成諸軍勦習武藝至諸軍班錢長編

熙寧二年樞密院言相軍近已團教閱武藝欲給威傍折陣請以州軍大小定人數自三百人至百人仍改軍額淮南曰壯武江南曰雄武荆湖曰靜江兩浙曰崇節福建曰保節並加教閱一季於軍額上從之同上。熙寧五年詔以涇源營蔡

挺衙教陣隊於崇政殿引見仍頒其法於諸路先是上嘗法故頒焉同上四月庚戌朔詔殿前司馬步諸軍令巡教使臣春秋分行校試射親人等給銀牒及令兵房檢詳官置簿考校以多少定殿最取自舊制諸軍教閱每指揮給一兩銀牒一射中者共分之所得既微无以激勸欲命備賜宜定殿最長編。熙

寧八年五月河北第八副將魏景言馬射六事詔景即武寧召殿前馬軍司教押馬軍使臣以所陳六事并下五路經略司及將官依此教習馬軍六事者一曰順駝直射二曰背射三曰盤馬射四曰射親五曰野戰六曰輪弄景各為說以曉習射者長編。元豐六年二月己酉詔燕達王淵取一軍合用久將案試

營陣先是上親以古兵法製九軍營陣凡出戰下營互變分合作止進退方圓兵直隸習皆盡其妙至是命燕達按試同上。元祐元年二月庚申殿前馬步軍司言准朝旨相度到高

期上言乞依舊教閱御陣事欲於教陣日去新陣日相兼詔過教陣隔日更互教習所有。元豐七年六月甲申指揮勿行先是

置九軍營陣為方圓曲直統凡五變為五陣遂罷教習御陣至是復以舊陣互教長編。建炎二年六月上諭宰相欲親閱武寧臣奏祖宗時不忘

武備如鑿金明也蓋欲習水戰上已游幸必命衛士馳射因而激賞亦所以賞武上曰朕非久命諸將各閱所部人馬以別能不古當召卿等共觀之。紹興二年十二月辛亥司封員外郎鄭

上彥奏國以兵故強兵以教故精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

之其言其教之不可廢也其惟國家方取平之際禁軍教習之法最嚴自是以當艱虞之時其可忽諸方今諸州軍往往二九占稽晉實妨教閱大抵以將迎為急務而以教習為虛文伏望深詔有司參酌祖宗成法申嚴而行之每州選兵官三兩負專主教習度責任嚴而成効速歲終則較其精粗而賞罰之如此則兵精而國振矣詔制與諸路帥司措置施行。紹興二年四月上曰大將統軍尤當訓練軍士為先使五兵利而但優拙要在身率之也若娛女色縱耳目之欲居多暇日何以當責寄之重也

乾道二年十一月甲子車駕幸候潮門外大教場進早膳畢次幸白石教場獨摘進呈三司軍馬總管殿前司王琪主馬軍司李舜辛主管步軍司陳敏率將佐等恭導聖駕幸白石皇帝登臺幸黃旗軍眾皆呼萬歲騎軍打圍幸白石旗二司軍官出幸紅旗向臺金圍聽一金止就圍地作圓形立射生官兵隨鼓声出射再一金止幸黃旗皆就臺下獻所獲有旨射勞錫賚

諸將戰馬金帶以及士卒賞皆有差時久陰曠皇帝出郊雲霧解散風日開霽史臣贊曰壽皇聖帝之志未嘗一日而忘中原也是以二十八年之間練軍實除戎器擇將帥選士卒所謂武備者无所不講白石之蒐隆冬出郊親御按馬夫豈徒為人具而已故臣敢因斯事以推明聖志之所嚮焉聖德。淳熙四年八月壬申樞密院奏已降指揮令諸州軍有御前屯駐或分屯軍馬去處將見教閱禁軍差官部轄附大軍一就教閱所有不係駐劄并分屯軍馬州軍其發軍自合逐州教閱切慮因而廢弛理宜申飭詔令諸路帥司行下所部州軍守臣嚴行責委兵官將見管帶軍精加教閱不測差官前去拍試如有武藝退惰具當職官姓名抄刻施行聖德

開寶通札有四時講武之儀。崇寧於揚州以備大閱。真宗亦嘗闢場東武發卒會射自景德以後崇寧治十大夫耻以軍旅為言迨。時日景初自以訓練不素教閱不為憂。乃置內教場訓練有法程其能否而勸沮之旬一

御便殿以為常又自備隊伍之法營軍之制頒行諸路置提
李教閱之官今之州縣有向教有月教有春秋教所以練兵
也其教閱果有益乎今之諸路有春秋案教之官所以重閱
兵也其案教果有益乎

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孟子曰不教民而戰之謂之殃民
周成王纘文武丕業躬巡侯甸四征弗庭溥海內外莫不歸往
而猶以武備為懷○龜人既平旋踵豐邑分命六官大司馬實
掌民事粵中春號召諸侯來會政陽以講大蒐所以飭武備壯
軍容豈徒為乾巨賓各之奉而已于時頌聲交作講武類禡咸
有其詳政蒐號國大事 全 周禮 十二 因楚人伍季之言事始
經見無文辭以著一時之美亦史民之闕也

政陽石鼓之十章實雅頌之遺文殘缺磨滅或者得於千載
之後而有周之全文尚可攷蓋因蒐狩講武之作也
先王之時雖隆仁義禮樂以化天下之俗銷伏其悍戾好爭之
心而常陰求天下之奇材以待不測之患蓋嘗寓其法於六遂

之間使卒乘車徒之制素具而朝廷之公卿大夫之諸侯內之
君臣朝聘燕享從容歡欣之際必陳弓矢以講射而四時之隙
則命有司以講武以天子之 而馳騁于原野親金鼓于文之
事以射取禽獸燕享者人君之所樂而弓矢者威武之事田
游者佚樂之事而殺戮者征伐之容蓋先王所以藏天下之所
畏於人情從容之際所以陰養天下奇傑之氣使之一旦習知
其術安之而不攝也

三代因容不入軍 容不入國禮儀吉商賈嘉達于天下而
軍禮獨藏于大司馬號司馬法若有田役之事則縣帥始
受法于司馬以作民六官唯小司馬職掌不悉書而軍司馬
與司馬行司馬皆不備官有事則置其不欲觀兵如此

山堂先生羣書考索卷之四十二



山堂管講章 如愚 俊卿 編

八。兵制門

兵食門

三代之時兵農一致無事則出耕有事則習戰故食不乏詩曰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家于裹思戰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戢揚爰方啓行蓋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然可以爰方啓行也

周自委人堂斂野之賦軍旅共其委積新舊九路村

漢高祖王項羽相持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鎮守關中轉漕給軍民食不乏故帝論二傑亦曰給餼餉不絕糧道吾不知蕭何方其困滎陽成皐時欲捐成皐以東食其曰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知堅守敖倉此乃天所以資漢上乃復守敖倉。又令廬縮劉賈入楚燒積聚而移越田橫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垓下之戰卒以食及而志

文帝用晁錯之策募民之粟塞下以足兵食

宣帝時趙充國曰金城湟中谷賤吾謂取中丞乘百萬斛羌人不敢動後止來得四十萬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一策羌人故敢為逆

魏時定河內拜寇恂為太守曰吾委公堅守轉運給足軍糧恂移書屬縣收田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食

晉時亮出師祈山斜谷以木牛流馬運糧後以糧不繼分兵屯田為久駐之計

宋文帝時檀道濟伐魏食尽道濟夜唱籌量沙而覆以餘米及日魏軍見之謂其糧有餘而不敢迫

唐置洛陽口倉積粟李密因之以起事

宋初府兵糧食皆自備。開元以後始募兵為騎而有養兵之費示時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自耕百畝以勸士卒是歲地无曠士軍有餘糧

德示時東渭橋有粟十餘万斛度支給李懷光軍幾尽而懷光

朱泚連兵叛李晟以孤軍處二強寇之間約元資糧會韓滉運米百艘以餉李晟遂成收復之功

宋國公建隆元年召三司使張美問其食之及美曰德州密迹上黨自李筠叛刺史馬令琮日夜儲蓄以待王師上善之

亟詔授令綜團練使率臣范質曰大軍北伐須令珠供億不可移他郡或成升懷州為團練以授之其後王師十萬出太行

行經費五十一萬通考乾德三年三月國初貢賦悉入左藏庫及取荆湖下西蜀儲積充羨上顧左右曰軍旅饑饉當豫為

之備不可臨事厚歛於民乃於講武殿設別為內庫以貯金帛號曰封樁庫凡歲終用度贏餘之數皆入焉

太宗端拱初北虜寇遂張洎奏曰大戎為患自古而然惟聚兵積谷分屯塞下來則備禦去則勿追是矣。淳化五年張詠

始至益州先是陝西課民運糧以給蜀師者相屬於路詠承問城中所屯兵數凡三萬人而无半月之食詠訪知民間舊

若儲貴而私廩尚有餘積乃下遺使所民得以米易鹽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士驩言前所給米皆雜糠粃

不可食今二精好此翁真善幹國事者詠聞而喜曰吾令可行矣時四郊向多賊通鑑城門晝閉王愷恩日務宴飲不復窮

討官支芻粟飼馬詠但給以錢通鑑恩怒曰國家征馬豈食錢耶詠曰城中草場賊既焚蕩芻粟當取之民間公令閉門高

會芻粟何從而出若開門擊賊何慮馬不食粟乎繼恩既分兵四出詠計軍食可支二歲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曰卿者

益州日以乏糧為請詠至未久遂有二歲儲此人何事不能了朕无慮矣通鑑

宋因問李迪以陝西兵數對曰臣嘗遭時以方寸小策託兵刃糧以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上令採取之因給紙札令迪

悉上合存留乃謂塞下數以進上曰不意頗牧在吾膝下中矣事畧。咸平六年出詠三十萬兩買易軍糧。景德二年咸平末

景德元年內出詠三十萬兩買易軍糧。景德二年咸平末河北轉運使刘琮上言西漢晁錯請入粟授以爵塞下之粟

河北轉運使刘琮上言西漢晁錯請入粟授以爵塞下之粟

必多哀帝從之今民入粟備邊令河北諸州聚兵糧饋勞費
望行漢制以濟軍儲既而水部郎中許玄豹復言緣河州縣
和而邊谷數少望許進獻糧撥官糶事十二司議奏請以粟
多少地遠近為差從之長編。乾興元年二月出內藏庫銀
二十萬兩錢三十萬貫下諸路又出錢三十萬貫亦三司
筭商入入便於河北助給軍費

出內藏庫錢三十萬貫下諸路又出錢三十萬貫亦三司
筭商入入便於河北助給軍費
天聖四年十月出內藏庫緡錢二十萬
下京西路采軍儲。天聖七年七月出內藏庫推貨務緡錢
各十萬下陝西河北助采軍儲。天聖九年八月丙戌出內
藏庫緡六十萬下陝西河北河東市采糧草戊戌又出內藏
庫緡錢五十萬下河北市糧草。景祐元年三月出內藏庫
緡五十萬下發運司市采軍儲。四月出內藏庫緡三十萬下
河北轉運司市采軍儲九月申書門下言近累於內藏庫支
撥錢帛與三司收采軍儲官中餘羨物色乞指揮詔曰朕以

宮闈之間務先儉約軍國之用且在優豐念有司經畫之勤
出中禁冗餘之物俾資常費式表推恩宜令入內二侍省將
尚氏等位金銀錢帛物色除各已優厚給賜逐入據見在數
準折價錢二十一萬貫委內藏庫撥與三司支贍軍旅使凡
。景祐二年六月丁卯出內藏庫緡二百萬下三司市采軍
儲。十月出內藏庫緡七十萬下河北轉運司市軍儲。
景祐三年九月出內藏庫緡錢五十萬下河北轉運司市糧
邊儲。景祐四年八月出內藏庫緡二十萬下河北路市采
軍儲。十一月出內藏庫緡五十萬下河北陝西路市采
軍儲。至元二年出內藏庫真珠絳緡三十萬賜三司上諭
輔臣曰此元用之物既不欲捐粟不若散之民間收其自助
采邊儲亦可少紓吾民之歛也。二月辛丑出內藏庫緡錢
八十一萬付陝西市采軍儲。康定元年十月庚子出內藏庫
緡一百萬下三司助邊費。十二月出內藏庫緡一百萬下
三司助邊費。慶曆元年五月甲子出內藏庫緡錢一百萬

助三司給陝西軍費。慶曆二年六月甲戌以內藏庫鈔一
百萬兩納納各一百萬匹下三司以給邊費。慶曆五年命
陝西轉運使李穀等制置解州代范祥也時穀為陝西轉運
使開五年矣自軍興諸路經置司多虞穀三司錢以佐軍謂之
隨軍錢穀權慶州鈔考得所實入之數悉償之遂廢其庫又
戍兵多而食苦不足穀視民闕乏之時令自隱度谷多之數
預貸以官錢谷麥熟則二之謂之青苗錢數年兵常有餘其
後青苗法蓋取諸此朝廷慮入中法歲費增廣悉請鑄錢于
邊郡以平佑兵權罷入中以參之去省推貨錢以千方計長
編。慶曆七年命內侍二員提率月給軍糧時侍御史吳鼎
且言諸軍班所給糧多陳腐又斗升不定請以內侍糾察之
翌日諸監倉官進呈軍糧上諭曰自今當足其數以給之時
衛士皆在殿下殿前都指揮使李昭亮因相率羅拜以謝軍
糧自江淮轉漕至京師又積年而後支雖上軍所給所升僅
足中下軍率十得十九雖遣內侍提率徒動軍情而終不可

行長編。皇祐二年閏十一月丙辰出內藏庫緡錢四十萬
納納六十萬下河北便采糧草。皇祐四年閏七月出內藏
庫緡錢十萬納納二十萬綿十萬下河北助采軍儲。至和
元年六月甲寅出內藏庫緡錢五十萬緡錢三十萬下河北
助采軍儲。至和二年十月乙未出內藏庫錢一百万下河
北市采軍儲。嘉祐元年十月丁卯出內藏庫銀十萬兩納
二萬足錢一十萬費下河北市采軍儲。嘉祐六年九月癸
丑詔三司如開河北秋稼甚登其出內藏庫緡錢一百万助
采軍儲。張方平論兵謂治平中禁兵之數約七十万一夫錢糧
場子歲不下五千万軍之數約五千万一夫錢糧場子歲不下三千万
元豐五年五月上因議陝西兵食謂執政曰

唐定中西鄙用兵契尤乘間有所乘請。仁宗延和對輔臣
至於感憤涕泣朕為人子務守祖宗神鼎豈母念願託之重且
如何也因改谷法厚羣臣震怒帝以對上編

馬宗詔與十年七月甲子日乃侯尚論營田之弊極後大凡

營田須是軍中自爲之則不斂于民而軍食足也

乾道元年八月已卯進呈營屯田文字錢端禮等奏差官
措置官莊田以助營屯田之稅異時租入多則軍儲可足民
力可寬矣上曰來豐珩見隸建康行宮歲收米三萬餘石朕
欲撥付建康軍中以助軍食亦以示至公之意卿等便可批
旨施行端禮等奏陛下此幸不獨昭示至公羣心自服亦前
此所未有欲乞自陛下從中批出上曰可聖政。乾道四年
詔曰朕觀古昔斟酌時宜欲豐軍食之儲必講屯田之制故
充國經畫於金城而兼得十二便之利曹操規圖於許下而
遂收百萬石之饒先積粟以爲資乃反兵而必戰朝報。淳
熙六年七月癸亥進呈荆鄂副都統郭果奏唐鄧諸處自來
積谷不多襄陽自漢江以北四向美田民間多有蓄積若置
而不問恐資盜糧欲密行措置於秋收之際收儲以備緩急
上曰令周嗣武同知邦翰詳所奏事理於秋成之際廣行收
采其合用倉敷及收貯夫如仰公其相度措置申聖政

乾道四年

淳熙

包拯曰聞前代防邊之兵三時農務之時教戰公私自足未有
冗而且衆坐糜廩食虛困疲民如今之甚者若謂兵食粗足
虜好方堅輒過目前以爲成筭悼於更張措置臣恐日前月
膠中外益以殫竭一旦用武即暴如重斂民心怨叛則肘腋
之下皆爲仇怨豈暇禦外寇哉此國家根本之患苟不表裏
協心統意而速圖之臨事无及矣 皇祐四年

蘇轍曰今世之患莫急於元財而已財者爲國之命而万事之
本國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昔趙充國論邊
備之計以爲湟中穀斛八錢粟二百万斛羗人不敢動矣諸
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无功由是觀之苟无其
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陸步苟有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
而千里 熙寧二年

論神農之教曰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万而亡粟
則非能守也蓋日費千金然後可以率十夫之衆十夫之耕
然後能供兵之一食蓋用兵者必聚財積谷以爲守禦之備

故或屯田以息轉輸之勞或運漕以文內外之費或仰給於邊粟或積穀於塞下其制雖不同至於足食則一也此四者雖足以食兵然特一時之制而已自三代以上兵隱於農耕戰一事雖百万之師屯於邊陲大不疲於國小不斂於民以其兵自為食而已三代而下為農者尽力於耕為兵者逆居而食然後運糧不可以无備而屯田漕運邊粟入粟之利兵為林之奇文

兵器

百工之事皆聖人作而於兵械尤重弓矢之取諸朕既載立於經而威天下之具

世世夏官司馬掌五盾以待軍事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

守燕出入冬官弓人之為弓桃氏之為劍函人之為甲矢人之為矢織悉登載於太平之書

周道中微

復古如詩之所詠脩車馬備器械而中興之業在焉魯侯之斫鋒刃脩弓矢鍛戈矛繕甲冑聖人猶列之於經而除戎器以戒不虞易之垂訓亦昭二也

文帝時晁錯上兵書曰山林積石經川立阜此步兵之地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劍楯三不當一蒲葦竹蕭草木蒙籠此矛鉞之地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阻相薄此劍楯之地弓弩三不當一兵不堅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矢不能入與亡鏃同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漢制民年二十三出賦錢百二十以治庫兵乃重馬則州郡庫兵與車騎皆率飭民而官為修之有事則發以征行漢武庫兵器度大司農錢。毋將隆諫文帝廢武庫送寶器入乳母言武庫兵器天下

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諸侯不得私作兵器

江都王建以私作兵器獲罪此漢制之大畧也

晉武帝時馬隆伐凉州帝命隆自至武庫選仗惟隆所取故卒以取勝

元帝時祖逖有虎視河洛之志乃不給鐵仗逖自白募思雖有餘功卒不就畿者深恨焉

唐府兵之法入具弓一矢三十刀一其介冑戎具皆藏於庫有所征行則給之當上宿衛者給弓矢橫刀而已馬燧為河東節

度使其造甲必短長三制稱士所衣以便趨進又為乾三冑以

後視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則為陣居一年威震北方

太祖時中郎二坊製造兵器旬一進視謂之旬謀列置五庫深在禁中歲輸所作於五庫故器械精明後出難及

開元二年兵部令史馮繼昇等造以備法天固命武職賜小物

東京

大司農課役尤重出車駕管幸司司所按指作工賜以錢幣亦幸司司庫嘉賞主吏是以工致其敏之物其職

咸平元年御前忠佐石歸宋進不爾為器以木為翎長僅尺餘所激甚遠中人鎧甲以幹去而鐵留牢不可拔番人最畏

之願多造以給邊用詔增歸進月俸以其男補殿侍。咸平三年神衛水軍隊長唐福獻新製火箭火種火鎗。咸平六年給軍中

遣人馳告多使計畫後虞奸詐請令將帥破持之遇傳令則合而為信帝以為右有兵符既而以廢因漆木為牌長六寸闊

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置鑿柄今可合又穿一竅容筆黑上施紙

合置復命。景德四年帝宣示王欽若等南北作坊製造宜令樞密與三司同相度內有見在材料數多者權罷製造俟

支用數少別有計度先是帝以兩坊自造兵器數多而軍中

更不積留未嘗支用其見官料數日可支三二十年而外州
浙折製造未已甚為勞費因遣入內都知秦翰於軍器庫點檢
籍其數以見官為步禁軍約之皆給用有餘故有是詔。吳州
團練使石普內言能發火礮少備國器召至崇政殿試之

時米守信守澶州道牙校李錫持新造礮來上試于殿
廷羅為二班差使又知并州韓琦言汾州推官郭固約古制為
礮上召至便殿羅為術計悉。天聖六年九月已詔河北城
礮為水摧比天下州軍礮礮文不結完者其遣使臣十七人往
諸州提點修葺之河北則委轉運使巡所部奉行。天聖九年
上封者國家承平已來武庫山積天下州府打造礮礮計綱上
供未嘗暫停望下有司約度如有準備且停罷詔自今諸州打
造軍器及採斫材料箭鏃每歲減半。慶曆元年大常丞田况
言今賊甲皆冷鍛而成堅滑光瑩非勁弩可入自京師去衣甲
皆軟不足當矢石以朝廷之事力國之伎巧乃不如一小差
由彼專而精我漫而零故也今請下逐處悉令工匠冷砧打造

純剛甲旋發赴錄沙先用八九斗力弓試射以觀透箭深淺而
賞罰之聞太祖朝舊用絕為精好但歲久斷絃乞且穿貫三五
刀雖均給四路亦足以禦敵也。慶曆二年歐陽僧言諸州所
造器械數不少矣工作之際已勞民力運置輿送又苦道路然
而鐵刃不鋼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蓋造作之所但務
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无檢責此有器械
之虛名而无器械之實用也以草二之法教老怯之兵執鈍折
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快何可及乎。皇祐
四年河北河東陝西都部署司言郭諮所進鐵礮陣无敵流
礮可以備軍之用詔弓弩院如樣制之尋以諮為郟延路鈐
轄所制弩五百募士兵教之既成經畧使夏竦言其便詔置
獨轅營軍長編。嘉祐四年七月庚申詔在京所造軍器多不
精利其選朝臣使臣各一員揀試之

熙寧元年命入內副都知張若水西上關門使若水進所
造神礮初民李宏獻此其實礮也上悉去津圍校礮射二百

四千餘步登榆木沙半幹有司并歸木奏術詔依樣製造至是以進上御延和殿隨刻置鐵甲七十步俾衛士試射未有中者若水請自射連中徹札上稱讚之。熙寧五年五月庚辰朔御文德殿視朝命供備庫副使陳珪嘗為作坊造箭刀初上匣刀樣以示蔡挺刀刃長三尺餘鐔長尺餘首為大環挺言制作精巧便於操擊實戰陣利器也遂命內臣領樣置局造數萬分賜邊臣長編。熙寧六年丙午詔軍器監以殿前馬軍司所相度鑿鑿樣計在京諸軍馬數造給初馬軍用大鞍不便野戰至是上始以邊樣皮鞍小鞍用木鞍長韉回旋轉射得及馳驟之技仍選邊人習射者隸諸軍後。熙寧六年六月己亥置軍器監熱內外兩監之政其所統攝並依將作仍以呂惠卿嘗事寬為判監所置官屬今逐官奏奉軍器符領於三司曹案三司事叢判案者又數易至是始守唐令置監而廢曹案為先是。上語輔臣河北兵械皆不可用上安石曰兵械非可以一朝一夕具須預具上乃設置監設官授奉翌日遂有是命。熙寧六年

七月甲子詔諸造人陣弓箭度材料上中下軍分三等上等弓四尺八寸五分箭八寸五分中等下等弓第減分箭第減一寸其拘射教閱射親馬射弓箭自依舊制。熙寧六年十二月庚午詔程昉於公河採車材二千兩下軍器監定樣製造戰車上修嚴武備既采唐李靖三人隊法欲試行之且以北邊地平可用車為營衛因內出手詔令三府講求而有是詔。熙寧七年二月庚辰詔置軍器監除依舊樣造外仍以牛皮及舊木製車上蔽障之物臨時因民車使用。熙寧十年軍器監言天下軍器五路已編撰修完其餘諸路欲令隨州郡大小次第編排以五千人至千人為額從本監量定年限於都作院修選委監司或提舉司官一員提舉點檢從之。內出攻守圖二十五部賜河北又出諸路軍器監頒降修製鐵元豐二年五月乙未上批內外簡閱諸軍已悉用關門促張弓械指前真令在京及諸路作院造弓罷長稍舊制。元豐四年七月涇源路經畧司言近進朝首修渭州城置砲已畢防賊戰具止有大小合

等督案武經總要有三弓八牛床子弩射及二百餘步
用一槍二劍最為利器攻守皆可用乞下軍器監言弩箭各
三副赴本路依樣造以備急用軍器監言弩每重十餘斤難運
致乞圖其樣付本路作院仿之。元豐六年八月庚子批京
都所造軍器動以刀計雖廣求製樣尚恐未臻最善或不通用
待費工力聞郵延路經等使劉昌祚等言戰鬪精於騎射而留
心其什委走馬承受霍內翰言自稱今具所習用馬步戰器並且
繫士卒無賊可用利械入進進呈。元豐六年十月辛卯工部
郎中范仲奇言判軍器監劉進床子大弓二張強於神射且
較弩較之九牛弩尤為輕便用人至少射遠而深可以禦敵詔
工部軍器監官軍官同比試以聞。元豐七年正月壬寅詔
路經等司言乞改造神衛等鐵器為備後用從之。
高宗建炎紹興間或以御前所造鐵器以示大臣或出禁中所造
鐵器以示執政論越州所造甲不精則曰兵器在政平時請不可
廢况於今日閱將帥之捷則曰兵既精則又曷治器乎所以成功

高宗申命諸道主兵官專任閱管凡器械之創畫不恪者皆有
程會上自二衙以及江上諸軍下及諸郡之禁卒兵械益加整
昔其於器械之修要致意焉。淳熙二年輔臣進呈鎮江都統
郭懷奏本司諸軍每月造手射用弓二百張赴東總領所共
納過弓凡千九百張上曰可令總領所取二千張赴御前進納
又曰取赴御前欲觀其製造之精否數多則不容偽
疏臣奏郭剛將軍器械製造多變願雖利於輕捷然料例大段
不同切恐自此車戰艇減損異時无以應用上曰車艇古之禦
衛卒已歲用以取勝豈宜改可令郭剛其折并約束汝流諸軍
遇有損壞隨即修葺不得擅有更易再擬指揮將上同上

總論軍器

熙寧天子留意兵政既置軍器監
又置內弓箭庫
又置內弓箭南庫儲御前所製軍器別差官提拏其在諸
又有作院車馬之修器械之備至不苟也

一也有神臂弓熙寧元年事見前

又有床子弓元豐六年事見前

一也有獨輪弩有九牛弩並見上

又有八牛弩元豐四年事見前

一也有入陣箭熙寧六年事見前

有減指箭又有二劍箭元豐二年事見前

一也有斬馬名

一也有邊標

一也有海族

一也有樣

一也有樣

于斯時也內有張若水之弓射撒札熙寧元年事見前

外有劉昌祚之番心兵仗元豐八年事見前

一也有精前古有光馬

一也有樣

一也有樣

高宗曰祖宗有內外軍器庫幾百間所藏弓弩器甲不可勝

計外器庫數亦如此原祖宗置庫有內外之異及弓弩弦箭

亦各異藏分官主之皆有深意

嗚呼此非神宗制也抑亦祖宗制也昔我

一也有進見下典軍器者十餘年不易

一也有進見下典軍器者十餘年不易

步不增至千步

作坊歲造凡三萬弓弩院歲造凡十六百

餘萬五庫所藏戎具勁精

曹子固言太祖時平定四方命魏丕主作貢以稱職每造兵

器十日一進謂之旬課上親閱之作治之巧及矣國工署有

南北作坊歲造甲鏡具裝鎗劍刀兵器械箭胡皮笠弩撞

床子弩凡三萬二千又有弓弩院歲造弓弩箭前弦鐵等凡千

六百五十餘萬諸州歲造弓弩箭劍甲兜鍪甲葉箭前鐵等凡

六百二十餘萬又別造諸兵幕甲袋劍鼓炮炒鑼銅行標鐵

續錄等語謂之什器凡諸兵械置五庫以貯之戎具精動近

自宋初至慶曆凡幾年矣而所造之甲可以禦敵他可知已慶
曆元年事見前

法一足歷世遺之以幸司弓會賜及作工錢以監器
監器賞主吏當是時工技器以成精其能有自來矣事見前

至于國天下承平武備稍弛故衣甲皆軟田人况言之
慶曆元年事見前

兵器不精實昌朝言之

賈昌朝陳六事曰今之兵器多名詭狀製至不精虛費民力
器挑不堪歐陽人脩言之慶曆二年事見前

天子慨然既遣近臣分治軍器天聖六年事見前
又遣朝臣揀試軍器嘉祐四年事見前

一加勅劾工吏鍊然不狃郭諮之營皇祐四年事見前
郭固之軍郭固事見前

米守信之牌甲米守信事見前

為有聲於世也胡安定一代巨儒也作院之監勸利器工必
及其能事必求其精兵器堅利至今為作院法

胡安定監公處作院務容與吏言言制作利害更以試告曰器
不精良由督以程課每有簡於事務數而已公革此弊莫若

使工各盡其能每事必求精緻不使懈墮然後計其成而定
以目力安定從其說兵器堅利非前日比至今為作院法

噫儒臣之知兵如此而況二之夫乎治世之備兵如此而况
多事之世乎林明文

山堂先生羣書考索卷之四十二



